

# 經典不老，正青春—— 專訪臺灣文學疊磚師廖振富教授

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

五桂樓前歲月更，  
滄桑如夢憶群英。  
風流人散悲陳跡，  
又聽鶯聲得意鳴。

夢～憶～群～英。風流～人散～悲～陳～  
跡～，又聽～鶯聲、得～～意一意一意一意～  
鳴～～～～。」

1958年，葉榮鐘重遊霧峰林家，舊園如昔鶯啼依舊，他心生感慨，寫就這首〈萊園聽鶯〉七言絕句，借此詩懷念病逝異鄉的林獻堂和他的師長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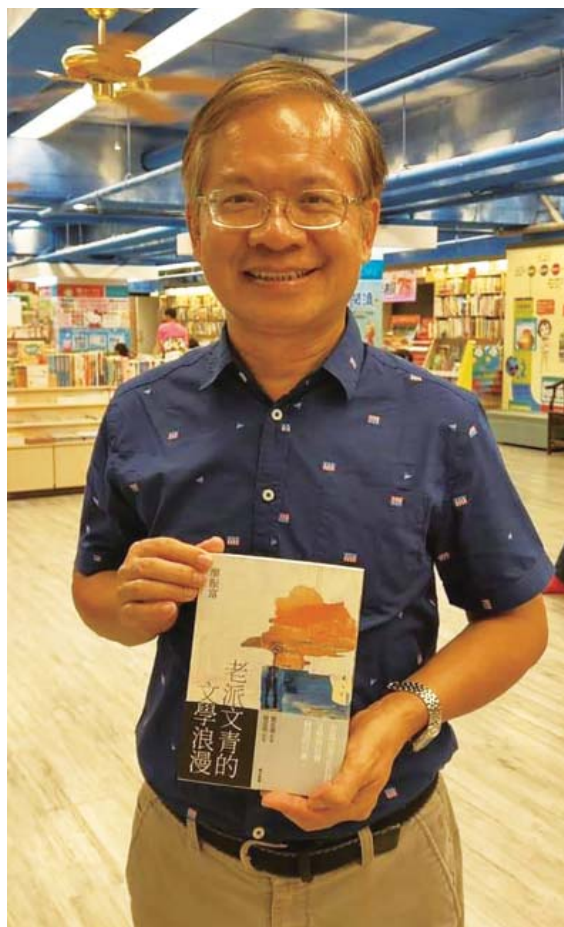
五桂樓，是霧峰林家「萊園」中的一棟樓房，萊園是1910-1930年代櫟社、臺灣文化協會等文化團體聚集，舉辦詩會或討論臺灣前途的地方。在那個異族統治臺灣人的年代裡，知識分子用詩文見證時代的重要轉變，抒發對時局的改革思想，萊園是當時臺灣意識的啟蒙地。

1920年代葉榮鐘曾在林獻堂的資助下赴日留學，30餘年的時光經過之後，他重遊薰風習習的五桂樓，不禁憶起滄桑的人事，喟嘆那歲月更迭的歷史片段。

「不如我來唱一遍給妳聽吧！」

廖振富教授說風是雨的一時興起，他清了一下喉頭，只有一名聽眾的說唱會即刻開演。

「五桂～樓前～歲～月～更，滄桑～如





眼前這位前臺灣文學館館長，以臺語吟唱這首漢詩的時候，他明明穿著 polo 衫西裝褲，但我竟然有一種幻覺：

廖教授他身上穿著藏青色大襟左衽的長袍馬褂，戴著斯文的眼鏡，一手揮著摺扇，一手背在身後，旁邊坐著林獻堂、葉榮鐘等眾仕紳，場景瞬間變換成霧峰萊園裡綽約的荔枝樹旁，夏日微風，樹影婆娑，月光朦朧，他文質彬彬地唱著葉榮鐘的詩句「得意鳴」，「鳴」的意聲尾韻拉長音，又好像餘盪在林家大花廳的樑柱迴繞，又迴繞～

觀眾聽得如癡如醉，不禁拍手叫好！

這首〈萊園聽鶯〉聽起來竟然讓人有一種情深義重的感動。

「我 1959 年出生於霧峰，萊園是童年時經常涉足之處，霧峰，可真的是我永遠的故鄉。」

場景調回採訪的當下，臺中公園旁臺中作家典藏館的小會議室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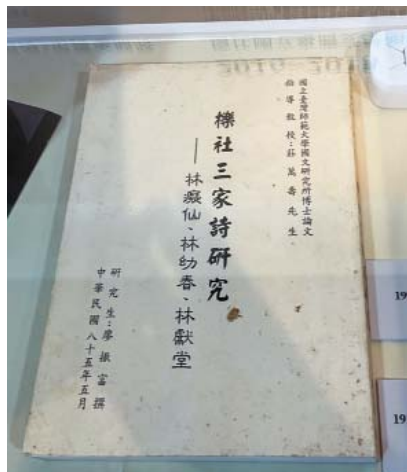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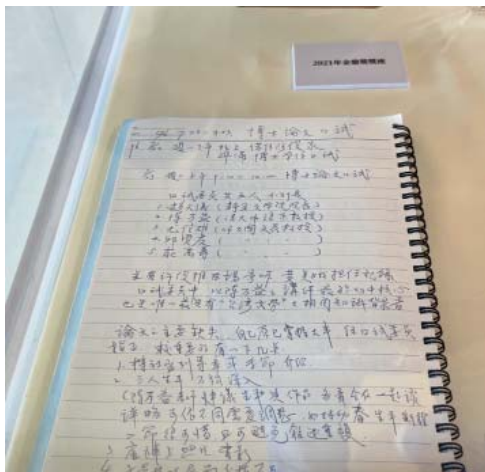
## 老派文青的文史時空旅行

臺中作家典藏館正在舉行「老派文青的文史時空旅行——廖振富教授特展」，展出廖教授的著作、照片及手稿等文物，介紹他對臺灣文史研究的貢獻，特別是他關懷本土文學的熱情和理念。

這位來自阿罩霧的老派文青，童年在臺中霧峰的鄉下農村長大，田園生活只有短短 12 年，大概國小畢業那一年，在霧峰國中讀了一學期，便舉家就搬來臺中。

「可是人生啊，你如果看很多作家其實寫的都一樣，每個人的童年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是很大的。」





教授回想起來亦如是，他的爸爸媽媽都是住在霧峰的鄉下人，阿公的時代住在大里內新庄，後來搬到霧峰務農，母親的娘家是在「北溝」，北溝是當地人的俗稱，可能有一條北溝溪吧！

「北溝，是前不久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的北溝故宮山洞那邊？」

「對，那個庄頭從一條路彎出來就是一座小丘陵，那個山洞，就是霧峰區北溝故宮文物倉庫

舊址，所以我想也很微妙啦！」

是真的在冥冥中彷彿有一條古典文學的路線在牽引著他，雙親皆為莊稼家庭，文學的因子是何時埋下的？

教授說，高中時代喜愛文學詩詞，應該算是埋下一棵種子而已，到了讀研究所的時候，下定決心要做臺灣文學研究，回過頭來想找研究論文題目時才發現，驀然回首的燈火闌珊處——他的出生地霧峰，原來就有這麼豐富的文化的、歷史的、文學的底蘊。霧峰跟整個臺灣歷史、文學、政治、甚至農業多方面的豐富內涵，都深埋在故鄉的土壤裡頭，寫作論文時的爬梳挖掘，才被他挖出一條深刻的屬於他的臺灣文學之路。

人與事的因緣說，注定有關聯的會相遇的，就必然會相遇。

教授舉出特展中的一張照片。

「妳看這張大概 1953 年的照片，我媽媽是第二排最左這一個，而前排這個穿著旗袍雍容華貴的婦女，就是林獻堂的媳婦曾珠如。」

遙遠的因緣際會如此巧妙，廖振富教授與林獻堂的時空相遇，就由上一代的照片合影裡完成。

會不會這也是他研究臺灣文學領域的無形因緣呢？

「現在想起來，從小就跟霧峰林家靠的很近了。」

雖然教授跟林家都沒有任何關聯交集，他讀霧峰國中時，他的同學有人是跟林家有關係的，例如是林家的佃農等，而他的老家在很偏僻的地方靠近烏溪，離霧峰街上其實還很遠的溪仔底，

然而童年對那種田園環境的薰陶，對農村之美的感受是「哇！我的家鄉真的很美」。他描述站在庄頭望向霧峰街上省議會的方向，翠綠而遼闊的農田綿延到遠方橫互的丘陵，這就是他小時候領略的村莊的美麗風景。

而霧峰林家就緊鄰著丘陵下，林家對霧峰的開墾與臺灣中部的發展很有關聯，更重要的是霧峰林家的歷史牽涉到整個臺灣政治與文學史。

「回想起來，童年對我最深的影響就是鄉土認同，我所認為的家鄉很美，那是一種朦朧的意識，是我小時候所不知道的文學深植。」

如此依稀的認同，在他跟霧峰林家的關聯還很朦朧的時候。

及長，隨著 60 年代的臺灣經濟起飛，他的求學路也一直很順遂。

「老師很會讀書呢！您的父母對您有特別期望嗎？」

「我們那個年代的父母，就是簡單一個觀念：讀得來就你的，讀不來你就跟我們一樣勞作種田；你要是會讀書，我就盡量讓你讀書，你如果讀不來，父母也無法勉強，更無力栽培。當然這與家庭背景有關，父母本身如果是比較中上階層，經濟條件好社會地位高，或者說教育水平高，當然會有當醫生律師的機會。階級的世襲嘛！但是，我比較幸運的是，我們是可以靠教育翻身的。」

從臺中一中畢業後，教授一路用功讀書，大學考取公費的臺灣師大國文系，服完兵役後又回到母校攻讀碩士，碩士畢業後開始回臺中任教，

同時考上博士班，多年扎實的文史哲訓練，身心靈就在古典與現代文學的冊頁中蟄居。

一邊教書一邊進修的生活忙碌而充實，「當老師」的志願，自然隨著他的認真上進而水到渠成。

然而教授話鋒一轉，他說：

「我當老師有一個自覺，我很怕變成一個教書匠，就是「餓不死，脹不肥」這樣的老師。」

「您是指沒有理念的教書人生嗎？」

「是的，那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從他的論文題目《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我們可以得知他的研究理念從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漸漸轉向眼前的臺灣歷史文化，他的關懷更在地更深入了！

## 重返臺灣文學之鄉

廖教授在他的著作《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一書中寫道：

「……大學時期特別著迷中國古典詩詞的美感世界：杜甫的感時憂國、李商隱的淒迷、蘇軾的豁達，都讓我心馳不已。」（注1）

「那麼，是甚麼衝擊讓您從中國回到臺灣？」

教授語重心長地說：

「臺北城南的日子裡，我對中國古典文學有很多涉獵與興趣，默背我很喜歡的一大堆古典詩詞，但國文系的課程不只是文學，還有其他的文字學、生命學、訓詁學、思想經學等，涵蓋很



廣，幾乎是中國文化系了！簡單說，對於文學系這些訓練當然很好很重要，然而，在讀研究所時代，我開始有種感覺：身為臺灣人，為什麼我無法從學校的課程中認識臺灣？」

如果大家都對「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這句連橫說的話非常熟知，那麼，大家當真真切地認識臺灣文學嗎？

教授真摯的詰問，直指問題的核心：

什麼是臺灣文學？誰是賴和？聽過櫟社這個詩社嗎？知道中共前總理溫家寶引用的詩句：

「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是誰寫的嗎？凡此種種，無法從學校教育吸收到充足的臺灣文學知識，夾帶著心中疑惑的逐漸萌芽，教授的博士論文自行開啟臺灣文學研究之路。

當他的臺灣意識冒頭時，政治局勢也在美麗島事件與林義雄血案的衝擊下，臺灣社會開始

重視臺灣在地知識的意涵與價值。

「大中國教育是因為過去的政府要反攻大陸，臺灣只是一個復興基地而已，有一天要打回去的，所以談歷史、談文化、談地理，全部都是大中國的架構，臺灣小到幾乎看不到，也幾乎不談；我們的中學課程都在背誦中國長江黃河流域經過哪裡，從哪個城市到哪裡要坐過哪條鐵路，我們背了一大堆這些根本沒辦法去的地方。」

經過教授一提點，我們回頭省思民國 50-70 年代臺灣的中小學教育體制對本土的漠視，課本不傳授屬於臺灣本土的歷史地理知識，甚至連自己的國名都說不清楚，更何況臺灣從南到北有幾條河流，家鄉口味的知名小吃有哪些都比東北三寶更不清楚，要從臺北五股到嘉義大林要怎麼搭車，諸如此類的生活常識，臺灣人民不自覺地當了好久的愚民。

於是，源自於生命母土的呼喚，同時亦受到同屆女同學施懿琳教授從事鹿港在地文學研究的影響，他開始鑽研霧峰林家的櫟社詩人。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陸續在臺中科大、東海大學、靜宜大學、臺灣師大、中興大學等校開設臺灣文學的研究課程，同時期臺灣文學開始變成顯學，他逐步且長期地推動臺灣文學這門新興學科。

透過教學與寫作，廖振富教授開始疊臺灣文學的磚。

## 文學的海峽中線

寫作與推動臺灣文學，有沒有甚麼阻礙？

「沒有任何阻礙，剩下的阻礙就是自己下功夫去找資料，自己做的研究，不會有人阻礙你。」  
廖教授輕鬆一笑！

他講了一個被當笑話流傳的阻礙。話說早年有日本學者來臺大留學，想要寫論文，當他跟系主任報告要寫臺灣文學做研究題目時，系主任說：「做什麼臺灣文學，臺灣哪有什麼文學，臺灣哪有什麼文學可以做的！」

（雖是笑話，我怎麼聽起來心裡微微酸楚！）

在歷史的長河裡，臺灣由於地緣的關係，在文化與社會型態上，主要承續來自中原的漢文化傳統，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中的序文開宗明義即如此論述：

「明末，沈光文來臺灣開始播種舊文學，到了清代，臺灣的舊文學才開始開花結果。……1930 年代日本統治禁止臺灣作家以漢文寫作……臺灣作家的作品反映的是被壓迫的臺灣民眾悲慘的生活現實。臺灣作家共同背負了臺灣人民的十字架，為抗日的歷史留下嚴肅的證言。……臺灣經歷荷蘭西班牙日本的侵略統治，一向是漢番雜居的社會，發展出異於大陸社會的生活模式與民情。……在跟大陸隔離的狀態下吸收歐美與日本文學的精華，逐漸有鮮明的自主性格。」（注 2）

由葉石濤的書中，我們可知臺灣是我們生活的母土，中國文化是臺灣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

「那麼，臺灣文學的內涵到底是甚麼？」

「你的問題有兩個點，一個是什麼是臺灣文學的界定跟範圍；另一個點是跟中國文學的關



係。臺灣跟中國文學的關係，在語言、文字上的確不可能脫鉤，因此有一種比較極端的臺灣文學的本土論，認為臺語的寫作，才是真正的臺灣文學，才得以徹底跟中國脫鉤。然而我覺得這種說法是講不通的，我們可以尊重這一派的想法，並且對此有一種『同同情』的理解。但如果這樣的說法成立，那麼我們將如何看待在臺灣已經存在或者正在發生、正在書寫，以及過去已經大量被書寫的古典漢詩文，乃至現代白話文學用中文寫的作品，這些都一直存在於過去現在與未來。」

廖教授鏗鏘有力的詰問，每個字彷彿磚塊掉到地上發出咚咚咚的聲音。

梅家玲在《文學的海峽中線》一書中，亦試圖闡述是什麼力量促成文學渡海之後的臺灣轉向？又產生了怎樣的轉化與創新？

「『海峽中線』向來是軍事與政治用語，又

名『臺海中線』或『海峽中心線』。它是一條位於臺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雖然設定者與設定時間迄今並無定論，但一般被視為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並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兩岸分立之後，發揮了規範雙方活動界闕、避免軍事衝突的作用。『中線』在維護臺海和平的同時，卻也劃分壁壘，形成隔絕的藩籬。……對於臺灣文學而言，從反共懷鄉文學的頻頻回望大陸，到解嚴之後的在地創化，直面臺灣，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之中，所隱含的，亦是與那想像中的「海峽中線」的不斷對話。」（注3）

她的說法和廖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臺灣的文學發展，向來與中國大陸淵源深遠，早在數百年前，就形成了一條「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渡海之路。在臺灣主體意識日漸鮮明的現在，強化在地的認同與本土教育，必是時勢所趨。

「老師，那同情的理解如何解讀？」

廖教授微微點頭，說：

「我們要試著理解臺灣文學本土論，為什麼有人會這麼堅決的主張，其實那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要建立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其假設前提，就是政治上的主體性。然而文學是加法不是減法，臺灣文學不等於臺語文學，但是臺語文學應該被鼓勵，而且應該要有更好的發展。因為母語長期以來被打壓，被輕視，甚至被汙名化。而近年來臺語文學與客語文學的創作風氣漸開，發展已逐漸成熟，題材更多元，內容也更深刻，最近有多位臺語文學作家，如胡長松、王昭華等人，已取得主流文壇的獎項，獲得高度肯定。資

深作家劉靜娟、廖玉蕙等人也開始從事臺語文學寫作，而年輕創作者更是風起雲湧，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創作隊伍。」

他的文學史觀，是包容，是同其情，是互相理解，是加法。

## 舊詞裝新酒

延伸上述的話題：臺灣文學的複雜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他說，從歷史淵源來看，如果嚴格要談臺灣文學的起源，一般會把原住民的神話傳說都納進來，這個是我們很陌生的，因為那不是文字書寫，是口語相傳，也是原住民族文化的源頭。荷蘭人帶來新港文書，鄭成功時代開始帶來古典漢文學，到了清代，也是古典漢字詩文為主，日本殖民時期開始更複雜了，這就是為什麼臺灣文學不能被中國文學涵蓋？因為中國文學跟臺灣文學近一兩百年來的發展歷程都已經很不一樣了。

「很不一樣原因是？」

「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這是歷史事實，殖民50年帶來什麼？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的體制，在文學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臺灣作家用日文書寫文學，然而很吊詭且一般人很陌生的是，來臺灣的日本也會用中文漢字寫漢詩文，日本漢文學與臺灣古典文學產生的交集，從此處可以看出臺灣、中國、東亞的漢文歷史發展脈絡。」

「好特別，真的陌生。」

「這不是多數人所認知的臺灣文學，以日治時期為例，有一個日本人中村櫻溪，用文言體漢字書寫的漢詩文寫得非常好。他在臺北國語學校當教授，在臺灣短暫停留不到9年，用日語教臺灣人讀寫漢詩文。他喜歡登山，一邊玩一邊寫，寫臺北盆地，寫登七星山記、登觀音山記、竹子湖觀櫻花記，寫出很精采的描寫臺灣的漢詩文。」

(注4)

老師說了一個文人相交的有趣故事。

「中村櫻溪的漢文造詣比很多臺灣人還要好，他來臺中訪問時他認識了彰化重要的傳統仕紳吳德功，兩個人言語不通無法交談，於是他們以文會友，書寫漢詩文分享給對方看，互相品評，連中村櫻溪回日本了，兩人還保持通信，變成很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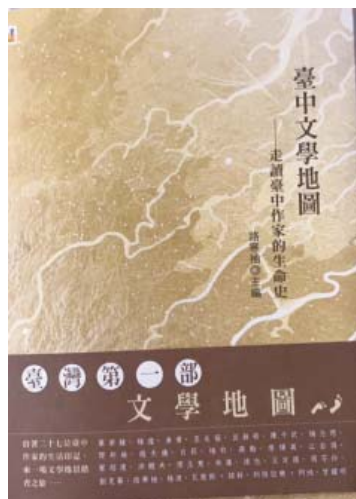
透過文字，文人相知相惜，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更何況是異族異語這樣的交往，漢詩文成為相依的媒介，如同舊瓶裝新酒，甚麼形式都不影響友誼的香醇，隔著想像的距離，文言的漢詩，跨越語言的藩籬，也讓人際往來都美麗起來。

(舊瓶裝新酒，通常是形容日治時期古典詩文，也常書寫新觀念，新事物。)

## 霧中疊磚的浪漫

在教授的研究中，臺灣新文學興起前(注5)，在臺中地區活躍的文化人，是仕紳階級的傳統詩人，尤其大多以櫟社詩人為代表，包括：林朝崧、林獻堂、林幼春、林子瑾、蔡惠如、吳子





瑜等，當然除了櫟社，臺中曾先後出現十多個古典詩社，日治時期是古典漢詩蓬勃的時代，這些長久接受漢文化薰陶的文人，面對異族的統治所感受的時代變遷的衝擊，只有藉由寫詩來抒發心中的喟嘆；也藉由寫詩來傳遞臺灣意識的精神與理念。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與最有影響力的，當屬霧峰林家的多位詩人。

霧峰林家的菜園與臺中公園旁的瑞軒，是當時櫟社的重要聚會交流的空間，櫟社以櫟為名，其典故來自莊子，取其為不材之木，無用之木的意涵。這個特殊的文化社團，撐起中臺灣文化的一片天空，他們 1919 年更發起全島性的文學組織臺灣文社，出版刊物《臺灣文藝叢誌》以傳統漢詩文為載體，其內容卻跳脫傳統思維，鼓吹文明與傳播西方知識，可見其心緒與意志（注 6）。

廖教授對於櫟社三詩人的研究深刻且深入，尤其是林獻堂。

「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活生生的臺灣歷史，我剛開始做研究的時候，感受到詩人創作時一股很強烈的感時憂國的精神！他所處的時代該如何自處，如何改善臺灣人的命運，如何去爭取臺灣人更大的權益，這是政治面向，也是詩人的自我定位。」

霧峰林家的代表人物林獻堂，一生的遭遇與臺灣近代史息息相關，在日人殖民統治下的種種無奈與堅持，他在戰後 1949 年自我放逐於日本，直到 1956 年病逝異鄉，那種有家歸不得的悲涼，都寫在詩裡：

歸臺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二十年風雨負初心。  
(注7)

葉榮鐘曾追隨林獻堂多年，最能道出林獻堂心中抑鬱而終的幽微心境。林獻堂在〈壬辰五月下旬大仁別莊喜少奇過訪〉詩中寫：「相見扶桑豈偶然」，葉榮鐘解讀奇心境：想歸歸不得的深層悲傷，是摧殘林獻堂生命根源的原因(注8)。

聆聽過廖教授的即席吟唱葉榮鐘詩句，我方了解長期浸淫於林獻堂史料的廖教授，說唱起這些感慨，歷史的深層底蘊都顯現在他的容顏上，感覺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浪漫。

他疊的文學磚，從阿罩霧出發，抵達於未知的遠方。

## 我生去住本悠悠，偏是逢春愛遠遊

廖教授疊的磚，又扎實又堅固地形成一面面的厚實的文學牆，讓他從學界一路疊上臺灣文學的殿堂——臺灣文學館。

2015年他中興大學退休，原有自己的生涯規劃，未料想意外接下一個重擔。

2016年9月，廖教授擔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的要任，臺灣文學館的館舍是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國定古蹟，前身為日治時期臺南州廳，落成於1916年。自1997年開始進行修復整建，至2003年修築完成，建築面貌煥然一新。2003年為遙念蔣渭水等先賢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之精

神，選定10月17日正式開館營運。目前的「國立臺灣文學館」為中央的三級機構。

教授接任館務，他反覆思考如何讓臺灣文學更廣為人知，文學並非高不可攀，文學也並非作家與文青的專利，反之，它是縫補記憶連綴記憶重要的形式，「推動大眾容易親近的文學」便成為廖教授身為臺灣文學館館長的重要任務。

轉任公職的生活，忙碌充實，他回憶當時他非常尊敬的前輩林莊生(中央書局發起人莊垂勝之長子)對他說：「文化的傳承有如接力棒，一棒傳一棒。」(注9)

他接的棒子又熱又燙，他兢兢業業事必躬親，執筆親寫《臺灣文學館館訊》的館長專欄，一期一期記錄他推廣的主題與活動，編纂各類臺灣文學書籍與工具書的出版，參加各種論壇、演講、節慶、參訪、文學迴鄉、行動博物館、全國青少年編輯營隊等等，以及文學網路數位計畫「無牆博物館」的推動。

林林種種的工作，如海浪一波波向他湧來，一直到他終於快要淹沒……。長期的辛勞，他的身體先提出抗議，為了健康因素，教授於是向文化部長鄭麗君請辭獲准。

梁啟超在1911年訪臺時，有感於人生如寄，猶如蜉蝣短暫寄居天地間，寫下：「我生去住本悠悠，偏是逢春愛遠遊」的詩句，廖教授用此詩以謙稱自己「出任公職，實屬偶然」，如今回歸文學山林，他的下一步計畫是甚麼？

## 詩詞舊的好，日子新的騷

「老師研究漢詩，對通俗文學的普遍性來說，漢詩畢竟是小眾冷門，那麼漢詩對一般大眾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冷門的東西裡面其實涵蓋了非常多的很豐富的意涵，但是如果是在自說自話，自嗨自爽，的確沒有意義，我們找到跟現代對話的空間與途徑。」

文學涉獵到歷史，史料裡有創作者的生命故

事，故事裡牽繫到的就是文學的時空概念，空間則連動到城市的記憶，記憶之河途經許多時代的、家族的、公共的生活軌跡，文學要處理的就是將其情感與大眾對話。

以這個展場正在舉辦的「老派文青的文史時空旅行——廖振富教授特展」來說，很具體地將他的生命奮鬥過程以詩詞的載體展現，我們看到他以文學來理解世界，世界也以文學回應他對古典詩的熱情。

為了落實他所堅持的理念：「推動大眾容易



親近的文學」，他透過走讀與演講，寫作與閱讀，各種多元的形式來實踐他身為老派文青的身分。

教授最常出沒的地方，以空間移動路線觀察，可以依他帶領走讀導覽的路線，畫出一個臺中舊城區的文學現場。是的，近年來他可以說是一個移動式臺中文學史博物館，如果您參加過一次他的走讀，您就會獲得一次與老臺中浪漫邂逅的機會，滿滿文學味的一天，會讓您愛上臺中，愛上臺灣文學。

這是近年他領讀文學新的騷的方式。

「閱讀可以開啟心靈視窗，照亮生命，安頓自我。書寫則是人生探索，反芻與尋求對話的可能。」廖教授給自己的文學探求所下的註腳。

如果您是廖振富教授的臉書朋友，您就會在線上閱讀到他的動態。自臺灣文學館館長卸職後，他除了在國立中興大學擔任兼職教授，持續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剩下的時間，不是在寫作，就是在路上趴趴走；不是在路上趴趴走，就是拿著麥克風在演講。甚至最近還在表演舞臺中現身，如 2022 年「重返櫟社」音樂會，2023 年臺北詩歌節開幕演出。

就在不久前，他在臉書上貼的一個訊息：

「斜槓人又一波：早鳥優惠到數！！

臺青管福爾摩沙留聲機計畫

戰後初期臺語歌謠音樂會

延續傳承國家語言的精神，邀請研究權威——前臺灣文學館館長廖振富教授導聆，透過管樂編配的戰後臺語歌謠，形塑臺灣五零年代的社會變遷 票價 300 元，即日前購買可享優惠價」

請不要懷疑，如果日後您在臉書訊息發現廖教授要現身表演舞臺的消息，請相信這會是真的，因為，他疊的文學磚，從阿罩霧出發，抵達於未知的遠方。

#### 注釋

1. 廖振富著。《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臺北市：玉山社，2020），頁 38。
2. 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1987），頁 1-2。
3. 梅家玲著。《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臺北市：時報文化，2023），頁 3-4。
4. 同注 1，頁 113-114。
5. 臺灣新文學，此處所指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論調高唱入雲，臺灣又受到大陸五四運動的影響，因而採用新形式的抗日民族運動。1920 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以蔡培火為發行人刊行了中日文並用的綜合雜誌《臺灣青年》，旨在喚醒臺灣民族意識，以建立新思想新文化。
6.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作。《臺中歷史地圖散步》（臺北市：臺灣東販，2018），頁 94。
7. 同注 1，頁 88。
8. 同注 1，頁 91。
9. 同注 1，頁 162。

#### 參考書目

1. 廖振富著。《老派文青的文學浪漫》（臺北市：玉山社，2020）。
2. 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文學界雜誌，1987）。
3. 梅家玲著。《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臺北市：時報文化，2023）。
4.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作。《臺中歷史地圖散步》（臺北市：臺灣東販，2018）。
5. 路寒袖主編。《臺中文學地圖：走讀臺中作家的生命史》（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15）。



## 上學的書

塞得里克·哈瑪迪耶 文；文森·布爾喬 圖；  
楊喬安 譯

上誼文化 / 11208/18 面 / 24 公分 / 280 元 / 硬頁  
ISBN 9789577627612/876

明天就要去上學了。這本書也想跟你去上學，我們來看看他準備好了嗎？

對於小小孩來說，第一次要離開朝夕相處的家人、隻身踏入陌生的教室，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時間適應。面對這份未知與不安，本書可以給孩子很好的支持力量。書中巧妙將孩子入學的三個面向能力融入情境，讓孩子可以跟著小老鼠的引導語，和「書」一起了解學校是一個可以學習、可以玩，還能認識新朋友的地方，幫助孩子以一顆正向、從容、充滿期待的心，去看待上學這件事。（上誼文化）



## 波堤圖的水盆

艾爾梅勒·莫德黑 著；艾蜜莉·維德洛 繪；  
李欣怡 譯

典藏藝術家庭 / 11207/32 面 / 28 公分 / 35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7031735/876

天氣真是太熱了！小水獺波堤圖想要到水盆裡泡個水。波堤圖為了要把水盆裝滿，拿著小小的澆水壺跑了好幾趟。沒想到當他回來時，發現刺蝟一家在他的水盆裡，刺蝟媽媽正在裝水給小刺蝟喝。他心想：「他們肯定口渴得要命。」於是，他靜靜的等他們喝完才過去倒水。但接著，來了一隻在水盆裡划船的蜥蜴，然後，又出現一隻正在釣魚的貓，最後，連土撥鼠都來了，還有一隻豬跳進來玩水，把水全弄髒了！這下他再也受不了的大哭。（典藏藝術家庭）

兒童／青少年讀物



## 超級無敵多隻小豬和大野狼

大衛·卡利文；瑪麗安娜·巴杜契圖；楊玲玲等 譯

上誼文化 / 11208/36 面 / 30 公分 / 36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7627667/877

這本號稱史上最敷衍、最不負責任、最無厘頭的3隻小豬故事，最適合不按牌理出牌的爸爸們了。從3隻小豬、4隻小豬、7隻小豬、49隻小豬、300隻小豬……變成超級無敵多隻小豬，不管數量怎麼增加，故事永遠都那麼短！在這場爸爸和孩子的故事大對決中，最後你會發現，原來爸爸才是隱藏的說故事高手啊！（上誼文化）

兒童／青少年讀物

兒童／青少年讀物



## 老師，我們愛你！

路易斯·艾瑪維斯卡文；瑪爾·法雷洛 圖

弘雅三民 / 11209/40 面 / 26 公分 / 35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3701052/878

在一個寧靜的森林中，有一間非常特別的學校。溫柔的羚羊老師每天都會帶著微笑迎接來上學的孩子們！孩子們喜歡和老師一起畫畫、唱歌、讀故事，如同真實的學校場景。而孩子們看見老師辛苦的付出，轉化為發自內心的感激，當老師生病時，對換自己與老師的立場，成為給予愛與陪伴的一方！窩心又溫暖的故事，適合師生及親子共讀！（弘雅三民）

兒童／青少年讀物



## 最好的一場比賽

：榮耀媽媽

法嵐·皮塔德菴、拉格爾·卡塔莉娜 著；陳怡婷 譯

奧林文化 / 11209/48 面 / 27 公分 / 34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9746415/878

馬達尼是一位獨一無二的足球選手，不僅球技高，還因為他總是赤腳踢球。自從有他的加入，社區足球比賽變得更精采許多。為了跟宿敵球隊一爭高下，大家都期待著馬達尼能在這場比賽中穿上球鞋，好讓他的球技更加厲害。馬達尼每天努力地存錢，放棄買點心、走路省下搭公車的錢。然而，就在比賽當天，馬達尼依然光著腳到了比賽現場。原來，馬達尼是打算存錢買一臺縫紉機送給媽媽，這樣媽媽就能提早完成工作，到比賽現場替他加油。（奧林文化）



## 這到底是好運 還是壞運呢？

伊恩·德埃伊 著；黃婷涵 譯

大穎文化 / 11209/40 面 / 25 公分 / 33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9738243/881

小男孩與小熊在森林裡玩耍的時候，小熊不小心摔了一跤，小男孩覺得小熊運氣真不好，但正因為這樣，小熊找到一顆鑽石。正當他們覺得運氣真好的時候，鑽石不小心弄丟了，他們開始四處尋找……這個故事就在一下覺得是好運、一下又覺得是壞運的不斷翻轉中進行著。而作者藉由環環相扣的一連串事件告訴讀者們——一件事情可能牽引出各種結果，好或壞，我們不必過早下定論，所有的經歷都只是過程，但所有親身認真經歷的過程，都會累積成美好。（大穎文化）

兒童／青少年讀物



## 你看見的是 平凡還是驚喜？

艾維斯·彼特、塞巴斯蒂安·范多尼克 著；王奕 譯

奧林文化 / 11208/40 面 / 32 公分 / 340 元 / 精裝  
ISBN 9786269690091/881

這天早晨，一個奇怪的聲音吸引了蟾蜍的注意，他小心翼翼地打探四周，發現一隻蝸牛慢條斯理地爬上一塊腐木，挑選一個好位子。因為有大事要發生了。蝸牛說。聽見蝸牛這麼說，蟾蜍也期待了起來，決定和他一起等待。在這段等待「大事」的期間，也發生了許多小事，螞蟻群聚、鳥兒玩鬧啄食、蜜蜂授粉……每當蟾蜍問：「這就是妳說的那件大事嗎？」蝸牛卻只要她再耐心等待。因為大自然時時充滿驚奇，仔細留神，轉瞬之間的變化充滿奧妙。（奧林文化）

兒童／青少年讀物

兒童／青少年讀物